



“草原部落”野骆驼文丛 ● 贺雄飞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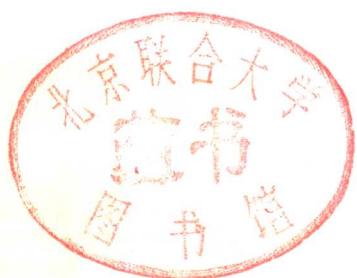
上海 爷叔

朱大路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上海
爷
叔

朱大路 著



北京联大 00075073

长江文艺出版社

162748

(鄂)新登字05号

上海爷叔 朱大路 著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陈 琦
 邓 薇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837121) 印刷者:北京兴谷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9.875

版 次: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186千字

印 数: 1- 10000册

ISBN7—5354—1803—1/I·1377

定价:18.00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CYBL 草原部落创作室

广交四海朋友 大做天下文章

作者小传

朱大路，男，51岁，上海人。半个世纪的人生，可用两个字概括：简单。经历简单——18岁进《文汇报》，迄今33年一貫制。饭碗简单——从早到黄昏，埋头编杂文。人生哲学简单——与世无争，闹中取静。最欣赏的艺术形态：冷面滑稽。最爱不释手的书：《好兵帅克》。41岁时，“朱大路”三个字被一位研究“姓名学”的专家掂来簸去测算半天，说目前高潮还未到，说45岁以后有戏唱。于是信心陡增，觉得自己的名字虽属大路货，但总算不是蹩脚货；于是忽然想闻鸡起舞忽然又想悬梁刺股。无奈写出的习作总是脱不了一个“笑”字：散文取名叫《笑》；传记取名叫《笑星传奇》；第一个长篇写带泪的笑；第二个长篇写带无奈的笑；第三个，《上海爷叔》，写的什么笑呢？还是请“老爷叔”自己告诉你们吧！



“草原部落”野骆驼文丛 • 贺雄飞主编



自序

小说写作，绝对是心灵世界的一种遨游。你可以钻进人物的心，出入往来，游衍相从。从春到秋，几个月时间，我追随着一位叫“老爷叔”的人物，飘蓬于旧上海的深街陋巷，高门寒宅。当我的“游踪”结束，便有了现在这样一本长篇小说：《上海爷叔》。

我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忽然对生活了几十年的上海这块热土，萌发了“寻根溯源”的念头。我会站在一幢铜环叮当的石库门房子前，遥想它当年的风情。我会面对一段苔藓斑驳的旧城墙，追思它往日的盛景。我穿街走巷，拜访老一辈的京剧艺术家、滑稽艺术家、银行职员，寻找城隍庙的香客、白云观的道士。昔日黄金荣的大管家，弓背扶杖，来到我家，海侃神聊。四十年代红遍上海滩的空谈“杨乐郎”，端坐藤椅，对我清谈娓娓。“上海爷叔”，无疑是在“寻根溯源”中孕育成熟的。

旧上海是个说不完的话题，它吸引我，是因为围绕这个话题，你可以抚摸到坚实的历史感，还可以呼吸到一种飘溢着的时代感。旧上海在国际交往中所跌的跟头，可使新上海在对外开放中少付许多学费；而今天上海人身上，仍能觅到不少“老

上海”的细胞核。套用一句时髦话：“上海爷叔”那件长衫所覆盖着的筋骨，多少带着一点上海男人的“远年根基”。上海男人，历来就不是孬种！

这部小说中的“福禄街”，是我虚构的。当稿子甫成，给一位同志看，他说：“上海真的有一条‘福禄街’呢。”这是一种巧合，我事先并不知道。这使我高兴，证明我的思路，同旧上海的思路，不谋而合。真的“福禄街”很短，但我笔下的“福禄街”长得多，蜃宅里居，宽墙窄院，贩夫走卒，达官显宦，样样会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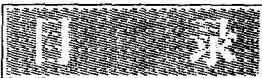
就让“福禄街”在我今后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吧。其主人公，或男，或女，或少，成长，或桀骜不驯，或贤良温顺，或器小易盈，或才识宏达，都是“福禄街人物志”的一员。

在我看来，福克纳所复述的写作乐趣，就像是一幅秋天的风景画。他说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一辈子也写它不完，他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天地，像上帝一样，把这些人物调来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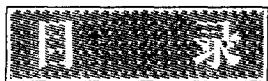
我钦仰上帝。

朱大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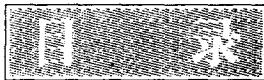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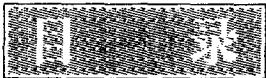
自序	(1)
第一章	他哭错死人，对漂亮的小孤孀说：“我重新哭过！”	(1)
第二章	新的“斗兽棋”：蟛蜞也敢拗蟹脚	(8)
第三章	“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不差饿兵！”	(17)
第四章	变了味的有时比原汁原味更能“歪打正着”	(27)
第五章	唉，这幢房子里从早到晚都上演闹剧	(38)
第六章	奇迹出现了：远水可以救近火	(51)
第七章	香喷喷的艳福在午夜时分从天而降	(65)



第八章	他急了，赶紧向隔壁去批发月亮光和 太阳光	(76)
第九章	刚摆脱牵丝攀藤，又遇上酱翻醋流…	(88)
第十章	这个世界被风流太太搅成一团浆糊	(104)
第十一章	手心出汗的小孤孀究竟在卖什么 药	(117)
第十二章	他在遭遇鬼和光棍中为太阳寻找 出路	(129)
第十三章	布满电网的小路只有一只鞋子那 样宽，他走过去却没有触电	(141)
第十四章	嘿开，“糯米团子”的新理论体系诞 生了	(160)
第十五章	人的结合远不如鸡的结合来得潇	



	洒	(181)
第十六章	美国佛罗里达的珊瑚礁是怎样使 上海福禄里的老爷叔触礁的	...	(189)
第十七章	贪吃油爆虾的总编辑肚子不争气， 于是天下又多了一扇“老虎窗”	...	(198)
第十八章	陶公馆空落落的院子里一个冬天 的童话	(212)
第十九章	他自己求活路，却对美国兵说：“你 要‘黛’的！”	(224)
第二十章	他对时髦女郎有过一刹那的想入非 非	(239)
第二十一章	福禄街可以作证：这一天他成就 辉煌	(251)
第二十二章	张勋“辫子军”以来的历史一摊开，		



- 他说：“我碰着赤佬了！” (263)
- 第二十三章 风流太太“啧”的一记响吻,使他
获得历史性发现 (280)
- 第二十四章 甜蜜蜜的爱情里忽然闻出一股
苍蝇味道 (290)
- 尾 声 冬天过后是春天,光绪死后是宣
统 (301)
- 《上海爷叔》是对龙应台《啊,上海男人》
的商榷 朱健国(304)

第一章

他哭错死人，对漂亮的小孤孀
说：“我重新哭过！”

是人，总可以立传：张居正大传，希特勒外传，卓别林自传，阿Q正传。

老爷叔一介小民，能立什么传呢？

你看，此刻他走在通往上海的路上。抗战胜利了，天边响起金属磨擦的“嗡嗡声，由远而近，在头顶上轰鸣着——是一架又一架的飞机正忙着飞往上海！老爷叔歪着头，用歪腔歪调朝着天空骂道——

“喂，天上飞飞的老朋友，你们飞机乘乘，威风摆足，噱头好极了！我们咸菜拌泡饭阶级，只好跑穿脚底板，眼看你们开大荤！”

说完，扮个鬼脸，把嘴角也咧歪了。

世界上有正理，就有歪理；有正传，就有歪传。

就立个“歪传”吧。

对于老爷叔这几句歪腔歪调，一般过路人听过也就算了，偏有人认真，和他抬杠，戏谑道：“这要怪你爹娘没有噱头了，同样是十个月生出来，人家怎么会这样威风，你怎么会这样落泊，只好在这里喷喷口水，骂骂山门？”

老爷叔仔细看这个人，身材不高，方脸，大眼，直挺的鼻梁，宽厚的肩，胸背硬朗得象一块门板，白皙的脸，配上一身深色粗布衣裤。

老爷叔的嘴从不饶人：“那倒也不一定。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将来轮到我摆威风的那天，你小子只好乖乖承认我的爹娘还是有噱头的！”

“有噱头没有噱头，不能单看嘴巴是不是挺刮！”那人并不退让。

“你又从哪里看出我人不会挺刮呢？”老爷叔恼羞成怒。

“会挺刮，当然会挺刮，不过我还得回去好好睡一个觉！”

“为啥？”

“今生今世恐怕等不出头了！”

老爷叔反唇相讥：“凭你这张脸，倒真是等不出世了，就是来生来世，也是缩货一只，挺不起来的！”说着掏出小酒瓶呷一口，朝前走了。

走不远，旁边是两扇镶有铜吊环的大门。

门被打开了。

里面的人穿白服，戴麻帽。

帽上吊着棉花球。

“晦气！”老爷叔拔腿就走，还朝地上吐口水：“呸！呸！”

他判断没有错：里面是死了人，在吊孝。他抱怨自己运气不好，遇到不吉利的场面。

“先生，能不能帮帮忙？”这时，从老爷叔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老爷叔不敢回头，但从自己的视野里，看清楚身旁没有其他人，这一声“先生”，分明是冲着他来的。他感到有一股阴风，从背后冷嗖嗖地吹来，便赶紧摇摇手，表示不能帮忙。

“先生，”女人赶到老爷叔前面，逼得他不得不面对她，“帮个忙来！天老爷会替你修福的，修得你洪福齐天，子孙满堂！”

中国人表示推辞不就，雅一点的说“敬谢不敏”，粗一点的说“不敢当”，老爷叔的档次高不成低不就，比雅士要粗，比粗人要雅，所以他两种话都不说，而是以手代嘴，两手高高地抱成一个拳，前后摇摇，表示不想帮这个忙，也不想享这个福。

可是，他把拳抱得太高了，以致两臂形成一个△形，拳下面留出一个很大的三角形的空档，眼睛可以从空档里清清楚楚地望出去。这一望，把他的主意改变了。他望到了什么呢？一张长相标致、极有风韵的女人的脸。

这个女人，看上去有三十多岁，已经跳出少妇阶段的天真和稚嫩，有一种成熟感。瓜子脸形，五官搭配很匀称，特别是那双眼睛，由于哀伤，哭过，泪水浸泡着忧郁，变得更加水汪汪。脸上没有涂粉，但皮肤细白，给人一种脂粉感。而她那身素白的孝服，头上的白花，与脸最配，给人浑身素净的感觉，把年龄衬得更加年轻了。

老爷叔喜欢看《白蛇传》，看起来，白娘娘的漂亮也不过如此。

老爷叔的眼睛接受了这个信息后，马上传递到大脑，由中

枢神经系统这个总司令部作出紧急部署。所以他双手抱拳，尚未放下，嘴巴上已经开始急转弯了：“你要我帮点什么忙呢？”

那女人神秘兮兮地把老爷叔叫到一边，压低声音说：“讲起来难为情，我们这一带，家里死了人，看你哭声响不响。不响，不热闹，街坊邻居就会看你笑话，以为死人活着时候没有积阴德。我们哭不动了，所以三天了，还没落葬。求先生帮忙一道哭哭，让死人早点落葬。我们付钱给你好了！”

老爷叔九年前学唱滑稽哭调《哭妙根笃爷》时，就听人介绍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卖哭”的风俗，人死了，家属雇几个人来哭哭。但想不到，今天会轮到自己头上！

谢谢天老爷，让我洪福齐天，饿着肚皮自己送上门来，帮忙哭死人！好了，我不要修福，也不要子孙满堂了，照老样子活下去算了。快，扭转屁股开路！老爷叔简直有点愤慨了，想拔脚离开。

“先生，你看怎么样？能不能帮忙？”那女人央求地问他。

事情很搭僵，但这女人的声音还能入耳听听，尽管哭过，略带沙哑，可听得出来它不哑的时候，一定是很脆，很甜的。老爷叔这样想。

“先生，怎么样？我不会忘记你的！”女人说。

你忘记我好了，忘记我，我又不会少点啥，我和你本来就是浑身不搭界的。老爷叔翻来覆去地想。可是两脚，却钉在地上，舍不得动。他在留心那女人的眼睛，这眼睛确实耐看，黑白分明，上眼皮的眼睫毛有半寸多长，眨眼时，扑闪扑闪盖下来，像在传递什么话。

“我晓得，先生一定会答应的。先生长相好，心善良，肯帮人忙。”女人又说。

一句“长相好”，使老爷叔的骨头开始减份量了。他那生发油“包装”过的头发，他那件多一寸嫌长、少一寸嫌短，正正好合身的长衫——旧是旧了点，但摆得出一个男人的风度，这个男人，年纪虽已有五十四岁，但在上海的马路上走一个钟头，少说也有一打数量的女人，会回过头来多瞄两眼的。此刻，这个标致的女人说他“长相好”，就是一个明证。这三个字，肯定不是她为了求帮忙而说的拍马屁话吧。老爷叔越想越得意。是的，长相好，心地又善良；心地善良的人，是不会拒绝帮人家忙的。再说，可以得到一笔进账，何乐不为？

老爷叔瞧着女人说：“我试试看。”便跟着走进堂屋。

屋内，横搁一块门板，板上是一具遗体，面孔上，盖一张黄纸头，脚上，套一只笆斗。死者是个男人。旁边，人不多，只听得有歔嘘声，眼泪大概哭干了。

老爷叔毕恭毕敬，立在遗体前，双脚合拢，沉默片刻。他要把哭的决心，落实到哭的业务上来。怎么哭法，倒是要紧的。滑稽哭调《哭妙根笃爷》，噱头噱脑，很有效果，老爷叔只记得人家教过他开头两句——

“啊呀，我的妙根笃好爷好亲人，想着你个亲人顶伤心，我一日哭到夜黄昏。”

老爷叔决定把它搬过来，加点花露水。他回头关照，“我哭，大家一道跟上来！”

他闭上双眼，想哭，可是哭的神经年久失修，生锈了，老是发动不起来。无奈，他只得漱漱喉咙，张开嘴巴，运足丹田之气，像火车的汽笛突然之间迸发出一声巨响那样，干嚎起来——

“啊呀，我的……”

他突然刹车。满屋鸦雀无声。唉，这位标致女子的芳名叫啥，他不知道，便问她：“你大名？”

“张心莉。”

老爷叔咳嗽一声，喊下去——

“啊呀，我的心莉的好爷么好亲人，想着你老老头一脚去掉么顶伤心，我一夜么哭到早上头，你年纪大冷热么不当心，你年纪大吃喝么不调匀，你……”

张心莉眨巴着眼睛，听不懂了，凑近老爷叔，轻声说：“先生，我忘记关照你了：死人只有三十六岁！”

老爷叔愣了，伸过手去，将死者脸上的黄纸头掀开，发觉是个中年人，便一脸尴尬，乜斜着眼，不好意思地打招呼：“抱歉，抱歉，我瞎哭一泡了。前头哭的统统不算，我重新哭过！”

于是乎，老爷叔调整辞令，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从京剧里捞点唱词，从滑稽段子里挖点噱头，再即兴发挥一下，倒也哭得很贴切。比如，哭“黄梅不落青梅落”，哭“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哭“叫我们留下的人今后怎么过光阴”。到后来，索性蹬起脚来，喊叫道——

“我想想活着做人没有劲，
还是买块水门汀去撞撞死最太平。
水门汀买不到也不要紧，
黄浦江上面没有木盖头，
我索性跳进去拉倒了，
阎龙王待我不会错，
他肯定让我万事不管六根清净！”

房间里的人情绪被吊起来，一道痛哭。真是声震屋瓦，音传四邻。街坊里的人站在门口围看。